

纪录杂论

TELEVISION

《世界矾都》：如何讲好温州矾都故事？

张 勇 严卫平

纪录片《世界矾都》获得 2020 年度浙江省纪录片“丹桂奖”优秀长片奖。该片以丰富多元的视角记录了温州矾山的历史文化价值，

书写了矾山人不屈不挠、热爱家乡的精神，为讲好温州乃至浙江故事、中国故事提供了经验，值得大家借鉴。

《世界矾都》总体来说可分为三个篇章：第一个篇章以悬念开始，在著名华人作家张翎、英国考古学家罗杰的带领下，镜头聚焦到浙江温州一个看似衰败的小镇，并对矾山的地位、明矾的价值进行详尽介绍，使开头的悬念得以落地，同时又引出对第二篇章的叙述，即矾山的历史文化。第二篇章包括四条挑矾古道上的故事、资本介入与矾山人的抵触、矾山的两次辉煌、矾山在现代变迁中的衰落及矾山人的失落与迷茫。第三篇章则是矾山借鉴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改造经验成功转型升级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传统工业区改造的范本，这其中包括矾山申遗成功、文化得以重建、矾山人回归等。同时在三个篇章中都提出疑问、留有尾声，充分调动观众的观影情绪。如在第一篇章中，提出为何专家会对一个荒凉小镇另眼相看？第二篇章结尾留下悬念：为何矾山人会对一座已然废弃、毁于台风中的煅烧炉心痛不已？历史底蕴丰富的矾山最终该何去何从？第三篇章则对矾山如何有质量地转型升级提出疑问。在三个篇章的叙述中，影片发挥了当地媒体制作人的地缘优势，提供了诸多一手史料素材，采访了多位知情者，使得影片具有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，而这是本片的最大意义所在。

作为地方媒体制作的文艺作品，影片的视觉语言运用出色。在专业学者的叙述中，影片徐徐展开矾山的历史画卷，辅以二维、三维动画、假定性的戏剧表演以及黑白影像资料，更加形象生动地再现历史画面，展现了矾山辉煌过去、矾山人的自强不息，以及在代际传承中矾山人与山、与矾矿的深厚情感。具体到镜头应用层面，开篇多以运动镜头、大景别、无人机俯拍以及较高的镜头剪切频率凸显矾都的整体环境，同时通过三点构图、对角线构图、“S型”构图等呈现一个个精美的影视画面。第二篇章中有几处采用画面定格的方式展现矾山的历史进程，将照片与影像结合起来，具有历史的质感；同时镜

头剪切的速率也较高，展示矾山历史的风云变幻。第三篇章中，镜头剪切的速率变慢，表达矾山人在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，开始沉下心来探索故乡的改造之路。

在色彩应用方面，本片结合叙述的内容在黑白与彩色之间切换，富有内涵和深意。如在开篇采用黑白的形式，配合“推”的运动镜头，推进历史深处，体现出历史感、衰败感、落寞感；在黑幕转场之后便以饱和度较高的彩色展现了一个现代的矾山镇。在假定性的戏剧表演中，宁波商人的故事彰显了矾山人在资本压抑下的痛苦，增强了影片在历史叙述中的真实性和平衡感。民国时期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影像采用黑白，与现代的彩色画面交织辉映，具有一种历史的张力。

影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多个隐喻性质的画面和意象，使影片更加具有历史的诗意和深度。如影片中间段落，在作家张翎的解说之下，展现了一个极具想象力的镜头：在模糊的炼矾背景中，人影走向景深的光明之处，寓意着在现代化转型的压力下矾山人的出走。而相同的镜头在第三篇章中同样有出现，不同的是镜头中人走向了镜头，表明矾山改造成功后矾山人的回归。在第二篇章中，以扭曲的树叶、轰隆作响的雷电、灰度的画面，隐喻着矾山人在资本高压下痛苦心境和即将到来的反抗。影片中最为重要的意象则是不断出现的石头，明矾需从明矾石中提炼，石头是矾山人房屋建筑的基础、财富的来源，更是矾山人生生不息、不屈不挠的精神器物。

纪录片的创作十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影片的主创团队在制作过程中付出的心血肉眼可见，为矾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但创作同样是遗憾的艺术，在笔者看来，影片在成功之余，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。

首先，影片直指60分钟的长片。不同于一般的电视专题短片，长片需要对人物进行深挖，需要找到故事的矛盾冲突、起承转合，通过这种张力增强影片的观赏性和可看性。然而《世界矾都》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均点到为止、

均衡用力，没有对有故事性的人物进行垂向挖掘，如旅欧歌手、设计师等人的矾都情怀、心路历程被大量其他的细节冲淡了。影视艺术终归是人的艺术，要讲人的故事，没有故事则难以长时间勾住观众，也就无法与创作者共情。

其次，从纪录片的评价体系来看，影片中更多的是采用一种“采访+解说+资料”的模式，其创作观念更倾向于专题片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。正是由于缺少人物跟拍和事件记录，影片的“纪录性”不明显，“专题性”更突出。而在人物采访素材的运用过程中，同一访谈对象的镜头出现次数太多，会让观众产生视觉疲劳，让业内人士觉得素材不够丰富。

再次，从技术层面来看，本片还存在一些细节问题。一是拍摄采访时未注意现场秩序维持，透过玻璃反射能够看到蹿动的人影；二是录音质量不够稳定，时任苍南县政协主席张传君的几处采访录音有明显的回声；三是整个纪录片的解说配音也与影片气质有出入，影响了影片的感染力。但瑕不掩瑜，作为地方台，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制作本土纪录片，本身就不多见。这种去功利的行为非常值得鼓励，本文的评析同样挂一漏万，期待温州影视同行再接再厉，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。

（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大学；
浙江省纪录片协会）